

说书者罗胖

本报实习生 董兴生

“古时候有很多有钱人，自己明明有一双眼睛，但自己是不读书的，他们是雇别人来读书给自己听。从今往后，我就是您身边的这个读书人。”每一期《罗辑思维》中，罗振宇都会说这句话。

原来，书不仅可以读，还可以听。

从2012年12月21日问世至今，每周通过微博，粉丝都可以看到《罗辑思维》这个知识性脱口秀栏目。秉承着“死磕自己，娱乐大家”的精神，在一周时间里，罗振宇和团队都会经过大量阅读，然后将书本浓缩成四十多分钟的视频，与粉丝们分享读书的收获所得，启发听众的独立思考。

如此一来，无声的文字瞬间变成了可观可感的音像，粉丝们不用再去读书，只要听“罗胖”说书就行。罗振宇坚持认为，在互联网时代，海量信息让文字越来越没有吸引力，“面容笑貌、举手投足”的直观可感，更利于打造“魅力人格体”。

除了视频外，罗振宇还像患了强迫症一样，每天雷打不动地把60秒微信语音推送给粉丝。“没有人会去阅读皇皇巨著，虽然他知道那一定很有营养。人们需要的是一个可信任的人来告诉知识的内容点……未来的媒体产业，很可能就是小而美的。”罗振宇如此预测。



赛先生
说文化

你为什么爱听老歌

人们总是钟情于青少年时的音乐。比如父母们往往对流行歌曲头疼不已，却爱听10年前的热门金曲。近些年，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已经证实，这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神经系统的指令。因为从12岁至22岁的这段时间，正是你成为“你”的时间。

研究者发现，相较于成年之后听的歌曲，我们的大脑会将我们与青少年时期听的歌曲系得更加牢固——这种维系不会因为年岁增加而减弱。音乐的怀旧，换句话说，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现象：它也是一种神经系统的指令。无论我们的品味在其他方面变得有多复杂，我们的大脑可能还是会停留在那些在青春时期着迷的歌曲里。

除了爱和药物之外，没有其他物质能够像音乐一样激发人类的情绪反应。脑成像研究表明，我们最爱的歌曲能够刺激大脑的快感回路，快感回路释放出一股多巴胺、血清素、催产素以及其他影响神经系统的物质，让我们感到心情愉悦。我们越喜爱一首歌曲，就越能体会到这种神经系统的快乐，这种被可卡因所追逐的相同的神经递质充斥着我们的大脑。

音乐点亮了每一个躯体里神经活动的火花。从12岁至22岁，我们的大脑经历了迅速的神经系统发育——在这段时间内我们所喜欢的音乐似乎与我们的脑叶永久地关联到了一起。当我们与一首歌产生了神经系统的联系后，我们也创造出了一种强烈的记忆痕迹，它满载着剧烈的情绪，这种情绪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青春期内生长激素的泛滥。

为什么我们对于这些年月的记忆是如此地生动持久呢？利兹大学的研究者在2008年提出了一个颇有吸引力的解释：从12岁至22岁的这段时间，是你成为“你”的时间。这个阶段在你生命中变得极其重要。他们不仅仅促成了你的自我形象的发展，也变成了你自我形象的“一部分”——你自我意识中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这一过程中，音乐发挥了两个作用。首先，一些歌曲成为我们本身的记忆，这些歌曲是如此强烈地慢慢潜入记忆之中。数十年后，我们仍然可以在每个KTV之夜唱起这首歌。其次，这些歌曲形成了我们对彼时感受的背景音乐，那些时光可以说是我们生活中至关重要的几年。在我们初吻、初次参加毕业舞会、初次吸烟时播放的音乐，都属于这种记忆，并呈现出一丝丝记忆的深刻性。即使记忆本身消减褪色，被贴上音乐标签的情感余晖仍然萦绕回旋。

成年人的品味其实并不差，我们的鉴赏力更加成熟，但是，无论我们变得有多成熟，音乐仍然是一个逃生舱口，让我们成熟的大脑回到年轻时那青涩、纯粹的热情中去。听到那些曾经的最爱歌曲我们好像能一瞥那些年月，经年已逝，但快乐永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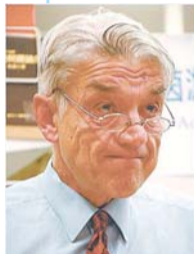
(原文作者:Mark Joseph Stern)

最爱读书的德国人不读了

本报记者 张红光

德国人几乎是最爱读书的民族，全世界图书中12%的书籍是德语的，平均每1.7万人就有一家书店，密度冠绝全球，可现在，德国人不爱读书了。

“你试着听过书吗？在德国，很多人都在听书。”9月3日，在第十二届北京国际图书节名家国际高峰论坛上，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著名汉学家沃尔夫冈·顾彬坐下来，悠悠地说。



1978年，33岁的顾彬因为“偶遇”李白的诗歌，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地投入了汉文学的怀抱。随着对中国文化越来越深的了解，顾彬开始以“口出垃圾狂言”闻名中国文坛——“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中国的作家胆子太小，他们不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可今天，他谈论的话题无比美妙：“看书是一种艺术，但我们可以有三种方法来看书，我们可以用眼睛，我们可以用鼻子闻一闻，还可以用耳朵。当我们用眼睛看书的时候，我们对书的态度是非常安静的。但是我们用眼睛来看书时，我们真的看得懂吗？在德国，我们经常喜欢到文学中心去，在那里听某一个作家，无论他是从哪个国家来的，听他用自己的声音给我们念一下他的作品。听是一种艺术，德国人非常主张朗诵诗歌，还有朗诵文学作品，但是很可惜，中国人很少喜欢好好朗诵他们自己的作品，有不少中国当代作家要是朗诵他们的书，反而会破坏情趣。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念。”

听书为什么对德国人那么重要？顾彬说：“我们不应该认为我们用眼睛看的书，跟我们听一个人给我们朗诵的书是一模一样的，其实完全不同。因为在朗诵中，我们可以强调补充某些意思。通过声音，我们能够从文学作品的深邃中，挖出来一个用眼睛看不到的意义。所以现在听书在德语国家非常受欢迎，每一个人，从小孩到老头、老太太，都会喜欢听一个有名的演员朗诵，因为我们会在他的声音里找到一种内涵。”

顾彬讲，曾经有一位70多岁的台湾诗人去德国朗诵，去的听众大多不懂中文，诗人想找位翻译，但被大家阻止了。听众说：“我们就听你中文的朗诵。虽然我们可能听不懂，但是我们喜欢听一个中国作家的声音。”

顾彬说，在德国，基本上都是女人在看书，能占到看书者的70%。女人喜欢美丽的东西，在德国人眼里，书应该是美丽的，掂在手里很轻，纸张很好，甚至味道会很香。

耳阅



不得不承认，现在没多少人读书了，幸好，这个悲催的现实里还夹杂着点儿好消息，一部分人正用耳朵代替眼睛享受文字。

这年头，济南谁还去听诗

本报实习生 董兴生

这年头，谁还会在一个凉风习习的晚上，花钱去剧院里听诗歌朗诵？

8月30日晚，在山东省会大剧院上演了“声动泉城——2014名家名篇诗文咏诵会”。焦晃、张家声、丁建华、乔榛、姚锡娟、肖雄……多位朗诵界名家相继登台亮相。

全场1500个观众席位座无虚席。这让登台的著名话剧演员肖雄很吃惊：“真有这么大的需求吗？观众真会喜欢这些东西吗？”

还真有人喜欢，1500位观众用脚投了票，其中多半是“老年白领”——头发白了，收入不错，算是有钱有闲的济南市民。

今年78岁的王老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上大学时就喜欢诗歌。他和老伴下午5点就出了门，倒了两趟公交车来到省会大剧院。“我自己也写诗，还在我们单

位的刊物上发表过作品。”王老先生是山东省民盟成员，对这次前来朗诵的乔榛、丁建华、肖雄等都很熟悉，“可惜的是濮存昕没有来”。

在济钢集团上班的李先生带着妻子还有几个亲戚一起来听咏诵会。“我们年轻的时候，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诗歌很流行，我个人也非常喜欢诗歌。”李先生说。

1500人中，年轻的面孔不多见。与长辈们的兴奋相比，李先生的儿子很淡定。“纯属尽孝，如果是我自己，肯定不来。”李先生的儿子说，诗歌意境离自己太远，他更愿意去听明星演唱会。

“对于朗诵，有些人不理解，感觉是装腔作势。但是如果真的听进去了，和朗诵者一同体验作品的内容和思想感情，心里就会很高兴。”王老先生说他常常能与朗诵者一起进入佳境。

“现在整个社会都很浮华很浮躁，都喜欢那些娱乐至死的快

餐文化。没有深刻哲理，没有文学精华，不能给人美的享受，只有感官的刺激。”著名表演艺术家、导演许还山告诉记者：“文字的欣赏是无声的，诗歌朗诵是有声音的文字，加上音乐和朗诵者的表演，给人的印象就会更深。听完之后能引起人很多联想，给人深层次的体会，这应该就是它的功能。”

并不是每个人都懂艺术，但懂艺术真的重要吗？观众董先生说：“不见得我非要完全欣赏得了，听着心里感觉非常舒服就很好。”

对大多数经历过“沸腾而激荡的诗歌时代”的中老年听众而言，诗歌和诗歌咏诵者承载了他们共同的记忆。相比当下年轻人的偶像，“老年白领”对偶像的痴迷也同样强烈。

今年75岁的周大爷就直言，当年看了丁建华、乔榛配音的电影《叶塞尼亚》后念念不忘，这次来只为听听当年喜欢的声音。

文化人

齐鲁晚报

B06

文艺动静

编辑：陈熹 美编：石岩
2014年9月7日 星期日 组版：颜莉